

“巴黎歌剧院”水晶吊灯再次升起 中文版“魅影”来了！

原版中国首演19年后,上海大剧院迎来音乐剧经典之作全新归来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距离首次亮相中国19年后,音乐剧《剧院魅影》标志性的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升起。“这是仪式感满满的时刻,我不能坐在台下,我应该回到本属于我的五号包厢,而在那儿观看我的灯升起时刻,注定了这部戏会成功!”站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,中国“魅影”扮演者之一、《剧院魅影》中文版联合制作人阿云嘎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这部音乐剧经典的中文版将于5月2日迎来首批观众。

作为剧目标志性符号的水晶吊灯缓缓升起,意味着一座原汁原味的“巴黎歌剧院”正式在上海大剧院“落成”,这是《剧院魅影》中文版无比特殊的一个瞬间——至此,长达20天的技术装台工作完成,剧组已正式进入演员的舞台合成工作。《剧院魅影》中文版制作人赵晨琳介绍,本次中文版制作全套使用了世界巡演版的制作和班底。为了保障演出质量,40多名国际制作班底成员由世界各地飞抵上海,参与整个演出的搭建和调整。

中外班底携手打造舞台视觉盛宴

作为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经典,《剧院魅影》自1986年首演以来,已在全球以17种语言上演,观众人数突破1.45亿。2004年,《剧院魅影》首次来到中国,成为演出市场的奇迹。当时的100场公演创造了过亿票房的神话,也因此成为很多中国观众的音乐剧启蒙之作。现在,这部巨作将迎来第18个语言版本——中文版,并将从上海开启全国巡演,预计场次将达到200场。“英语原版《剧院魅影》先后三次来华,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黄金20年。如今随着国内音乐剧产业链进一步成熟,让我们觉得有能力和信心去实现一部顶级水准中文版了。”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说。

“《剧院魅影》中文版的华丽舞美景观,一定会让观众感到震撼。”阿云嘎介绍说,剧中让所有观众印象深刻的水晶吊灯有3米宽、重达1吨,由6000颗珠子组成,每串有35



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:李洁

颗珠子,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整个剧场的舞台景框都被镶以厚重的浮雕金边,一整个“巴黎歌剧院”跃然眼前。此外,舞美场景的复杂程度也能从“地下湖”这一场景略见一斑。为了营造出湖面烟雾缭绕、如梦似幻的极致效果,剧组将使用280余支蜡烛、250公斤干冰和10台烟雾机。

记者获悉,为了中文版的技术合成,机械、灯光、音响等各部门,都由曾经负责《剧院魅影》在全球多个版本的原班团队亲自上阵保驾护航。巡演期间,整个《剧院魅影》中方巡演团队将超过120人,其中技术团队人数多达40余人。而该剧上海站的演出,还与上海建工·海玥品牌达成了合作。

“魅影”的技术难度究竟有多高?由于装台涉及复杂的机械装置安装、悬吊点位、庞大的舞美道具进场等,技术团队需要对剧

场进行至少三次技术考察,包括图纸检测、现场结构勘察、承重计算等等。整场演出所有设备,需要22辆40尺集装箱的货车来运输,单是卸货就要花整整三晚时间。每场演出的自动化舞台指令高达120个,共有22次布景变化,平均每五分钟就会更换一次置景,为观众呈现华丽的视觉盛宴。

豪华服饰特意新增中国风元素

不仅是技术舞美上的精工细作,《剧院魅影》从剧目创排到服装假发,每个环节都遵循着从伦敦西区、百老汇传承而来的工业化流程。

《剧院魅影》中的服装全部忠于1986年魅影首演时,服装设计师玛丽亚·伯约森的设计手稿,并由经验丰富的服装制作者手工制

作。为了还原19世纪巴黎歌剧院的辉煌背景,全剧打造了230余套华美戏服。此次来上海演出,服装共装了35个大木箱。光是把它们全部打包好运往下一个场地,就要6个多小时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豪华服饰来到中国演出,还会进行“本土化”改造。比如中国“魅影”的定制西装上,将有中国风的刺绣。

除了制作之外,服装洗护专业性之高也令人咋舌。剧组随行设备中,洗衣机、烘干机、熨烫机、干洗机一应俱全,保障每场演出都光彩依旧。其中有的服装蕾丝、钉珠较多,只能人工手洗。同时,剧中所有角色的假发都是根据演员头围纯手工制作,制作一顶假发需要40小时至70小时不等。巡演团队中,光是服装假发团队就多达9人,此外每场演出还需要11位换装员协助演员进行快速换装。

《灌篮高手》电影版今上映,掀起“爷青回”观影热潮

输了比赛的汗水,才是青春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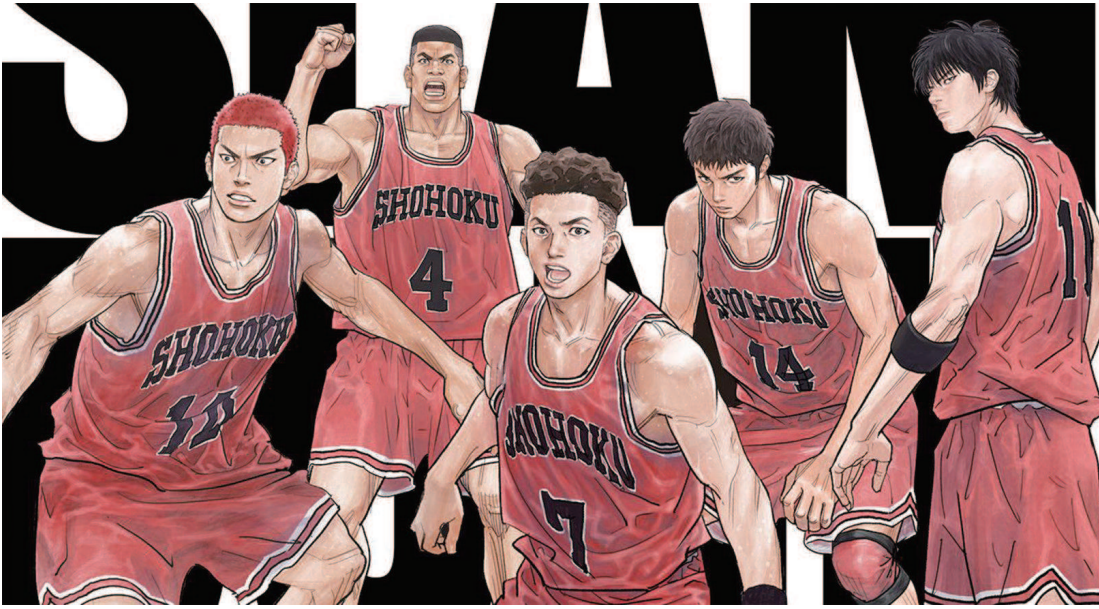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当主题曲《直到世界尽头》响起,“血液沸腾了,青春回来了。”据第三方售票平台数据显示,《灌篮高手》点映及预售票房超过1亿元;首映的“零点场”票房超过1288万元,位居近三年里中国电影市场第二。

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伴随无数人青春岁月的《灌篮高手》电动画版,最终也没能上演湘北篮球队与山王工业在全国大赛上的王者对决,让无数拥趸扼腕叹息二十余载。如今《灌篮高手》电影版引发“爷青回”观影热潮——据第三方数据平台的用户画像数据,打算观看《灌篮高手》的观众里,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占85.5%;年龄段分布30—39岁观众占比49%、20—29岁观众占比30.5%。

不过,尽管“怀旧”的观众不少,但《灌篮高手》这部二十多年前的作品里的热血、团结、坚持不懈的精神,才是穿越时间的力量,也不断吸引着更年轻的观众为之心动。

在比赛的最后几秒,流川枫生平第一次将球传给了樱木花道,后者起跳、投篮、入篮——绝杀!银幕内外,全场沸腾。追过动画的人都明白,这两个“相爱相杀”的家伙能打次配合多么不易,二人胜利后相互击掌的镜头定格在无数人的脑海中。鲜明的人物性格是作品真正的灵魂,“顺境看赤木,逆境看流川、绝境看三井、奇迹看樱木、宫城看彩子”——《灌篮高手》粉丝口口相传的这句话,概括了湘北主力球员的个性和青春叙事的特征。他们有矛盾、有争执,也有着相互的关心帮助,以及团结奋战的态度。对手太强、领先



太多,但是三井寿体力耗尽仍然不断投中让对方绝望的三分球、樱木花道重重倒地救下了快出界的球……热血、超燃的故事情节也激励着许多《灌篮高手》的观众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砥砺前行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灌篮高手》不仅是一道文化大餐,也可以说是文化产品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,这部作品为原先冷门的日本篮球赛事培养了许多观众。甚至在中国,当年也有很多中小學生因为这部动漫而爱上篮球,走进篮球场扮演樱木花道、流川枫、仙道彰

等人气角色。等他们长大成人后,又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时特意去神奈川县江之岛电车、江之岛站等《灌篮高手》中的经典场景拍照留念,推动了当地旅游和经济的发展。此外,《灌篮高手》不仅在东北亚地区有极其庞大的粉丝群体,还形成日本对美国的反向文化输出:以NBA比赛以及球员为原型的《灌篮高手》,传到美国后影响了很多后来的球员,例如曾经多次入选NBA全明星球员的格里芬曾表示自己最像《灌篮高手》里的樱木花道。

尽管电视版的《灌篮高手》已经获得巨大

成功,但井上雄彦仍然对电影版进行了内容和技术上的革新和升级。比如剧情从以樱木花道为主,转为以宫城良田为主;电影版的画面从3D转为2D,也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体验。井上雄彦表示,尽管电影版和漫画版、电动画版有着一样的根基,但有着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成长,希望让观众们产生新的感受。可以看到,传统上强势的日本动漫,仍然在不断革故鼎新,也对中国动漫产业能否拿出讲好中国体育故事、弘扬中国体育精神的佳作,留了一道思考题。

《灌篮高手》电影版引发“爷青回”观影热潮。据第三方售票平台数据显示,《灌篮高手》点映及预售票房超过1亿元;首映的“零点场”票房超过1288万元,位居近三年里中国电影市场第二。

“‘戏比天大’是我们的图腾”

北京人艺表演学员培训班再开班

本报北京报道

本报北京4月19日专电 (驻京记者彭丹)“剧院不能只有一个两个台柱子,你们承载着观众对北京人艺的期望。”在4月19日举办的北京人艺2022级表演学员培训班开班仪式上,演员濮存昕对学员寄语。

培训班自去年9月启动招募,最终在艺

术和品德的双重考察下,12名平均年龄28岁的学员入选。尽管他们都有表演经验,但急需打破“舒适圈”,尽快“与人为善”。他们将在培训班上接受为期一年的系统培训与专业实践,包括增加古装戏的训练、学习不带麦说台词、跟相声大师学习如何停顿和抖包袱、学京剧大鼓让吐词归音更饱满等。在强化文学素养方面,会以专题讲座、角色分析、剧目探讨、剧本围读等多种形式进行,强调读书笔记、人物分析等演员

必修功课。

濮存昕、杨立新、冯远征、吴刚、王刚、岳秀清、何冰、龚丽君、陈小艺等人艺艺术家组成了豪华师资阵容。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出自人艺“学员班”,比如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便是人艺85级学员班成员,他在开班式上回忆,进剧院的第一堂课上,老师们就告诉学员们“要清清白白做人,认认真真演戏”。无论演员的身份在外面如何显赫,只要一脚踏进剧院的门,所有的喧嚣就

都被关在了身后。“人艺能成为今天的人艺,不光是因为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剧目、艺术家,还因为一些看不见的东西。”演员何冰是人艺1987年同中央戏剧学院开设的合办班学员,他告诫后辈们,“千万别忘了人艺三楼排练厅挂着的‘戏比天大’,那是我们的图腾,也千万不要忘了一楼排练厅挂着的横幅‘做学者型的艺术家’,那是我们的道路。当我们有了信仰,这条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。”

本报讯 (记者姜方)作为三年来首位登陆沪上舞台的海外知名艺术家,法国著名大提琴家戈蒂耶·卡普松将于今明两晚亮相上海音乐厅,携手钢琴家杰罗姆·杜克罗斯上演两场风格不同的音乐会。这也是卡普松与中国乐迷相约三年终于兑现的中国首个独奏音乐会。

这是一场早在2020年就已签订的演出,卡普松受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之邀,早已期待着来华和中国乐迷见面。今年3月16日相关政府部门恢复对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后,艺术节中心第一时间官宣了卡普松的定档消息,两场音乐会门票很快售罄。本次演出,与戈蒂耶·卡普松一起登台演奏的是钢琴家杰罗姆·杜克罗斯。“他是我最长久的音乐伙伴,我从15岁起就和他一起演奏。我们心灵相通,在音乐语言上具有很强的默契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卡普松此次使用的乐器是一把1701年由马特奥·戈夫里勒制作的大提琴,该琴音区饱满,富有表现力与穿透力,与卡普松所擅长的抒情和富有歌唱性的演奏风格相契合。“我很幸运能演奏这把大提琴,每天你都能找到新的色彩,它已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”卡普松在接受采访时说。

今晚的音乐会中,卡普松将带来舒曼的《幻想曲》,这首作品的旋律极富戏剧性色彩,充分展现作曲家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。贝多芬《A大调第三号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》则以饱含炽热的旋律,诠释对德国后世音乐家和德奥音乐的影响。勃拉姆斯的《e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》充满悲凉的情绪,配上大提琴深沉厚重的音色,凄美而动人。明晚的第二场音乐会将在卡普松精心编排下,曲目更加轻松愉悦。其中有卡普松早年录制的作品——拉赫玛尼诺夫《g小调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》,他的演绎曾被《BBC音乐杂志》形象比喻为“从长长的旋律枝蔓上结出了金色的果实”。此外,由影视歌曲改编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《彩虹之上》《玫瑰人生》《雨中曲》更是百听不厌的经典之作,耳熟能详的旋律将拉近古典音乐与听众的距离。



文学为轴,铺开戏剧舞台繁盛光景

(上接第一版)王蒙借这一玩具,隐喻书中人的精神困境:“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:他的欲望、希望、理想,是他的头;他的本领、行为、成就,是他的身;他的环境、地位是他的腿。这三者能和谐,哪怕只是彼此相容,他就能活,也许还活得不错。不然,只有烦恼、痛苦。”

导演李伯男在舞台化处理过程中,延续了原作中“子审父”这一视角,完成了对倪吾诚一生的评价。舞美冷峻简洁,在黑白色调笼罩的环境之中,温暖光亮模糊难辨,本应是同盟的男女两性,却变成敌人;本应是栖息港湾的家庭,却变成硝烟战场。故事里有遥远的过往、痛苦的隐藏,李伯男正是被这种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打动,“希望这部作品的主演,引领观众对自己所处的人生境遇进行理性审视,让观众在同故事主人公命运的共鸣与共情中实现反思。反思,是社会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。”

此外,本届戏剧节还将迎来改编自莫言经典作品的话剧《红高粱家族》。无垠的土地、通红的高粱、美好的爱情、自由的生活……《红高粱家族》以多种艺术形式走过37年后,明天将首度以话剧形式面世并完成上海首演。看过多遍《红高粱》电影与电视剧,话剧总叙事、编剧兼导演牛森认为此次改编在深挖原著内涵方面再进一步,“电影是散文化的、电视剧是传奇,话剧的定位则是史诗,力求在舞台上再现古典风格的叙事。”

有趣的是,此次话剧《红高粱家族》来到咖啡馆数量全球第一的上海,与五家咖啡馆品牌合作推出“红高粱特调”,在南京西路、美琪大戏院一带的繁华街区,让时尚生活与经典文学碰撞出独特的回味。

现实与科幻交错,舞台变身实验场

来自海外作者的改编作品同样丰富新意,挪威当代国宝级作家约恩·福瑟有着“新易卜生”之称,上海戏剧学院将用学院派风格探讨其笔下《死亡变奏曲》中的亲疏关系及生死的哲学命题。再构英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尔·丘吉尔创作的《我是哪一个》,导演易立明选择采用打破“第四堵墙”的创作手法。意识流状态的复合景观、多层次的感官呈现以及对虚幻光影的捕捉,创造出充满想象的现实主义空间,而在团团迷雾升起又落下的彼岸,是对科技、伦理、哲学、爱与文明的解读与重塑。“我是哪一个”既是角色生发出的疑问,亦是一道给观众的思考题。

今年戏剧节中,年轻一代作家的身影也多次出现。被称为“非虚构写作丛林中独具样貌的林木”,作家蔡崇达的散文集《皮囊》累计畅销逾400万册,此番披上戏剧的新“皮囊”,导演王婷婷提出了“诗意现实主义”。这份诗意,一方面在于形式上的“韵律感”,丰富的音乐剧指导经验使她在群戏的调度与节奏把握上游刃有余;另一方面则是相较叙事更注重情感表达上的丰盈,力求将戏剧张力拉满。